





此仙不出温公或公有三人  
長孫之温公脫口其氣不靜  
詞亦以此帶洋氣

可作不待長遠故事用

司馬温公詩話

詩話尚有遺者歐陽公文章名聲雖不可及然記事  
一也故敢續書之

文德殿百官常朝之所也宰相奏事畢乃來押班常  
至日盱守堂卒好以厚朴湯飲朝士朝士有久無差  
遣厭苦常朝者戲為詩曰立殘堦下梧桐影喫盡街  
頭厚朴湯亦朝中之實事也

惠崇詩有剎靜龍歸匣旗閑虎繞竿其尤自負者有  
河分崗勢斷春入燒痕青時人或有譏其犯古者朝  
之河分崗勢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兄多  
犯古古人詩句犯師兄進士潘閔常謔之曰崇師爾  
當憂獄事吾去夜夢爾拜我爾豈當歸俗耶惠崇曰

晉書有者殺衛玠又有  
滅殺欽聖

此乃秀才憂獄事爾惠崇沙門也惠崇拜沙門倒也  
秀才得無詣沙門耶

梅聖俞之卒也余與宋子才選韓欽聖宗彥沈文通  
邁俱為三司僚屬共痛惜之子才曰此見聖俞面光  
澤特甚意為充盛不知乃為不祥也時欽聖面亦光  
澤文通指之曰次至欽聖矣眾皆尤其暴謔不數日  
欽聖抱疾而卒余謂文通曰君雖不為呪詛亦戲殺  
耳此雖無預時事然以其與聖俞同時事又相類故  
附之

鄭工部詩有杜曲花香醲似酒灞陵春色老於人亦  
為時人所傳誦誠難得之句也

科場程試詩國初以來難得佳者天聖中梓州進士

清詞字亦尚書何故下筆可  
作抱屈事用此或用上常人  
名此白皇帝清詞

楊諤始以詩著其天聖八年省試蒲車詩云草不

皇轍山能護帝輿是歲以策用清問字下第景祐元

年省試宣室受釐詩云願前明主席一問洛陽人諤  
是年及第未幾卒慶曆二年韓欽聖試勳明賜立戟

詩云凝峯畫旛轉交鍛彩支繁苑景仁云曾見真本  
如此傳欽聖作迎風畫旛轉映日彩支繁故兩存之

蘇州進士丁偃試邇英延講藝詩云白虎前茅掩金  
華舊事輕天心非不寢垂意在蒼生有古詩諷諫之

體偃是歲奏名甚高御前下第自是二十年始及  
第尋卒滕元發補皇祐五年御試律聽軍聲詩云萬  
國休兵外群生奏凱中以是得第三人最為場屋所

鮑當善為詩景德二年進士及第為河南府法曹薛尚書知府當失其意初甚怒之當獻孤鴈詩云天寒稻梁少萬里孤難進不惜死君庖為帶邊城信誰大嗟賞自是遊宴無不預焉不復以掾屬待之時人謂之鮑孤鴈薛嘗暑月詣其廨舍當方露頂狼狽入易服把板而出忘其幞頭薛嚴重左右莫敢言者坐久之月上當顧見髮影大慙以公服袖掩頭而走林逋處士錢塘人家於西湖之上有詩各人稱其梅花詩云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曲盡梅之體態

魏野處士陝人字仲先少時未知名嘗題河上寺柱云數聲離岸櫓幾點別州山時有慕僚本江南文士

也見之大驚邀與相見贈詩曰惟得名稱野元來性不群借冠來謁我倒屣起迎君仍為延譽由是人始重之其詩效白樂天體 真宗西祀聞其名遣中使召之野閉戶踰垣而遁王太尉相旦從車駕過陝野貽詩曰昔時宰相年年替君在書中十一秋西祀東封俱已了如今好逐赤松遊王袖其詩以呈上累表請退上不許野又嘗上寇萊公詩云好去上天辭將相却來平地作神僊又有啄木鳥詩云千林蠹如盡一腹餒何妨又竹枝詩云吉凶終在我反覆謾勞君有詩人規戒之風卒贈著作郎仍詔子孫徂稅外其餘科役皆無所預仲先詩有妻喜栽花活童誇鬪草贏真得野人之趣以其皆非急務也仲先詩有

燒葉爐中無宿火。讀書窓下有殘燈。仲先既沒集其詩者嫌燒葉貧寒大甚故改葉為藥不唯壞此一句乃并一句亦無氣味所謂求益反損也仲先贈先公詩有文雖如貌古道不似家貧先公監安豐酒稅赴官嘗有行色詩云冷於陂水澹於秋遠陌初窮見渡頭猶賴丹青無處畫畫成應遣一生愁豈非狀難寫之景也

丁相謂善為詩在珠崖猶有詩近百篇號知命集其警句有草解忘憂憂底事花能含笑笑何人少時好蹴踘長韻其二聯云鷹鷂騰雙眼龍蛇繞四肢躡來行數步踈後立多時

寇萊公詩才思融遠年十九進士及第初知巴東縣

正元野渡無人舟自橫  
一白為高白底為好

宋名賢有不分和之疑  
句評教如以古詩却妙

有詩云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又嘗為江南春云波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遠斜日杏花飛江南春盡離腸斷蘋滿汀洲人未歸為入膾炙

陳文惠公堯佐能為詩世稱其吳江詩云平波渺渺煙蒼蒼菰蒲纒熟楊柳黃扁舟繫岬不忍去秋風斜日鱸魚香又嘗有詩云雨網蛛絲斷風枝鳥夢搖詩家零落景采石合如樵

龐穎公藉喜為詩雖臨邊典潘文案委日不廢三兩篇以此為適及疾亟余時為諫官以十餘篇相示手批其後曰欲令吾弟知老夫病中嘗有此思耳字已慘澹難識後數日而薨

韓退處士絳州人放誕不拘浪跡秦晉間以詩自名

常跨一白驢自有詩云山人跨雪精上便不論程喚地打不動笑天休始行爲人所稱好着寬褰鶴褰醉則鶴舞石曼卿贈詩曰醉狂玄鶴舞閑卧白驢號章獻太后上僊群臣進挽歌數百首唯曼卿一聯首出曰震出坤柔變乾成太極虛 太后稱制曰 仁宗端拱至是始親萬機曼卿詩切合時宜又不卑長樂也

李長吉歌天若有情天亦老人以爲奇絕無對曼卿對月如無恨月長圓人以爲勑敵

詩云祥羊墳首三星在畱言不可久古人爲詩貴於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也近世詩人唯杜子美竄得詩人之體如國破

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山河在明無餘物矣草木深明無人矣花鳥平時可娛之物見之而泣聞之而悲則時可知矣他皆類此不可徧舉

劉槩字孟節青州人喜爲詩慷慨

第爲幕僚一任不得志棄官隱居野原山去入境四

十里好游山常獨挈飯一甕窮探幽險無所不至夜

則宿於巖石之下或累日乃返不畏虎豹蛇虺富丞

相甚禮重之常在府舍西軒有詩云昔年曾作瀟湘

客憔悴東秦歸未得西軒忽見好溪山如何尚有楚

鄉憶讀書誤入四十年有時醉把欄干拍

唐之中葉文章特盛其姓名湮沒不傳於世者甚衆

末句是詞且少韻任其自便

如河中府鶴雀樓有王之渙暢諸一當二詩暢詩曰  
迥臨氣鳥上高謝世人間天勢圍平野河流入斷山  
王詩曰白日依山盡黃河徹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  
一層樓二人者皆當時賢士所不數如後人擅詩名  
者豈能及之哉

陳亞郎中性滑稽嘗爲藥名詩百首其美者有風雨  
前湖夜軒窗半夏涼不失詩家之體其鄙者有贈乞  
雨自曝僧云不雨若令過半夏定應照作胡蘆巴  
詠上元夜游人云但看車前牛領上十家皮沒五  
皮蔡君謨嘗嘲之曰陳亞有心終是惡亞應聲曰  
襄除口便成襄

揚朴字契玄鄭州人善爲詩不仕少時

學畢薦之太宗召見面賦蓑衣詩云狂脫酒家春醉  
後亂堆漁舍晚晴時除官不受聽歸山以其子從政  
爲長水尉朴嘗爲七夕詩云年年乞與人聞巧不  
人間巧已多

劉子儀與夏英公同在翰林子儀素爲先達章獻臨  
朝時子儀主文在貢院聞英公爲樞密副使意頗不  
平作堦子詩云空呈厚貌臨官道大有人從捷徑遇  
先朝春月多召兩府兩制三館於後苑賞花釣魚賦  
詩自趙元昊背誕西陲用兵廢缺甚久嘉祐末仁  
宗始復修故事群臣和御製詩是日微陰寒韓魏  
公時爲首相詩卒章云輕雲閣雨迎天仗寒色留春  
入壽盃二十年前曾侍宴台司今日喜重時時內侍

都知任守忠嘗以滑稽侍上從容言曰韓琦詩譏陛下上愕然問其故守忠曰譏陛下游宴太頻上爲之笑

熙寧初魏公罷相留守北京新進多陵慢之魏公鬱不得志嘗爲詩云花去曉叢蜂蝶亂雨勻春圃枯

輦閑時人稱其微婉  
元豐初宦者王紳劾王建作宮詞百首獻之頗有意思其 太皇太后生日詩云太皇生日最尊榮獻壽宮中未五更天子捧觴仍再拜寶慈侍立到天明寶慈 皇太后宮名也 太后幸景靈宮駕前露面雙

童女詩曰平明彩仗幸琳宮紫府僊童下九重整頓瓏璵時駐馬畫工闡地貌真容

歐陽公云九僧詩集已亡元豐元年秋余游萬安山

玉泉寺於進士閔交如舍得之所謂九詩僧者劍南

希書金華保暹南越文北天台行肇沃州簡長貴城

惟鳳淮南惠崇江南宇昭峨眉懷古也直昭文館陳

充集而序之其美者亦止於世人所稱數聯耳交如

好治經所爲奇僻自謂得聖人微旨先儒所不能到

貧無妻兒不應舉常寄食僧舍僧亦不厭苦之始居

龍門山猶苦游人往來多徙居萬安山屏絕人事專

以治經爲事凡數十年用心益苦而去人情益遠衆

非笑之交如不變益堅雖非中行其志亦可憐也

景仁鎮喜爲詩年六十三致仕一朝思鄉里遂輕

行入蜀故人李才元大臨知梓州景仁在道過之歸



至成都日與鄉人樂飲散財於親舊之貧者遂游我  
眉青城山下巫峽出荆門凡暮歲乃還京師在道作  
詩凡二百五篇其一聯云不學鄉人誇駟馬未鏡吾  
祖泛扁舟此二事他人所不能用也

嘉祐中有劉諷都官簡州人亦年六十三致仕夫婦  
徙居賴山景仁有詩送之云移家尚恐青山淺隱几  
惟知白日長時有朱公綽送諷詩公院草焚來應見

史金散盡只留書皆為時人所傳誦

大名進士耿僊芝詩著其一聯云淺水短蕪調馬地  
澹雲微雨養花天為人所稱

唐明皇以諸王從學命集賢院學士徐堅等計集故  
事兼前世文辭撰初學記劉中山子儀愛其書曰非

以居口之出也于似別見

宗衮一條是宗衮以本香  
明退翁錄所著其宗衮  
謂宗衮乃用云爾  
稱宗衮者用馬公之作  
此稱何耶恐誤收之疑

止初學可為終身記

宗衮嘗曰殘人矜才逆詐恃明吾終身不為也猶唐  
相崔渙曰抑人以遠謗吾所不為

杜甫終於耒陽崇葬之至元和中其孫始改葬於鞏  
縣元微之為誌而鄭刑部文寶謫官衡州有經耒陽  
子美墓詩豈但為誌而不克遷或已遷而故冢尚存  
耶

北都使宅舊有過馬聽按唐諱准詩云外使進鷹初  
得按中官過馬不教嘶注云乘馬以中官馭以進謂  
之過馬既乘之然後蹠蹠嘶鳴也蓋唐時方鎮亦例  
之因而名廳事也

司馬溫公詩話終



不生能言  
不令人散

庚溪詩話卷上

西郊野叟述

藝祖皇帝嘗有詠月詩曰未離海底千山暗纔到天  
中萬國明大哉言乎撥亂世反之正見於此詩矣又  
竊聞上微時客有詠初日詩者語雖工而意淺陋  
上所不喜其人請上詠之即應聲曰太陽初出光  
赫赫千山萬山如火發一輪頃刻上天衢逐浪群星  
與殘月蓋本朝以火德王天下及上登極僭竊之  
國以次削平混一之志先形於言規模宏遠矣

太宗皇帝既輔藝祖皇帝創業垂統暨登寶位尤  
留意斯文每進士及第賜聞喜宴必製詩賜之其後  
累朝遵爲故事宰相李昉年老罷政家居每曲宴必

宣赴坐助獻詩曰微臣自愧頭如雪也向鈞天侍玉  
皇 上俯和曰珍重老臣純不已我慚寡昧繼三皇  
時皆榮之蘇易簡在翰林一日 上召對賜酒謂之  
曰君臣千載遇易簡應聲曰忠孝一生心呂端參知  
政事上一日宴後苑釣魚賜之詩斷句曰欲餌金鈎  
殊未達磻溪須問釣魚人端賡以進曰愚臣鈎直難  
堪用宜問濠梁結網人既而端遂拜相君臣會遇形  
於賡詠此與唐虞賡載事雖異而意同也

真宗皇帝聽斷之暇唯務觀書每觀一書畢即有篇  
詠命近臣賡和故有御製觀尚書詩春秋周禮禮記  
孝經詩各三章 御製讀宋書陳書各二章讀後魏  
書三章讀北齊書二章讀後周書隋書唐書各三章

談五代梁史後唐史晉史漢史周史各二章可謂好  
文之主也

仁宗皇帝當持盈守成之世尤以斯文為急每進士  
聞喜宴必以詩賜之景祐元年所賜詩末句曰寒儒  
逢景運報國合如何言宏大而有激勵真詔旨也山  
東李庭臣嘗言瓊管夷人有持錦臂鞞鬻於市者其  
上織成詩一聯云恩袍草色動仁籍桂香浮乃景祐  
五年賜進士詩也 聖製固宜遠播而仁化所覃雖  
夷獠亦知敬愛庭臣遠以千金易之作小屏几硯間  
見之者莫不改容瞻敬嘉祐初龍圖閣直學士尚書  
吏部 **中梅摯**公儀出守杭州 上特製詩以寵賜  
之其首章曰地有吳山吳東南第一州梅旣到杭欲

聖製梅都官雪詩而  
方亦文賦仁宗賜詞書  
宴詩名錦臂鞞

後上之賜遂建堂山上名曰有美歐陽脩為記以述之亦入臣之祭遇也尤堯壽聖太上皇帝當內脩外攘之際尤以文德服遠至於宸章睿藻日星昭垂者非一至紹興二十八年將郊祀有司以太常樂章篇序失次文義弗協請遵真宗仁宗朝故事親製祭享樂章詔從之自郊丘宗廟原廟等共十有四章肆筆而成睿思雅正宸文典贍所謂大哉王言也至於一時閑適寓景而作則有漁父辭十五章又清新簡遠備騷雅之體其辭有曰薄晚煙林淡翠微江邊秋月已明輝縱遠拖適天機水底閑雲片段飛又曰青草開時已過船錦鱗躍處浪痕圓竹葉酒柳花蘊有意沙鷗伴我眠又曰水涵微雨湛

虛明小笠輕蓑未要晴明鑑裏縠紋生白鷺飛來空外聲辭多不能盡載觀此數篇雖古之騷人詞客老於江湖擅名一時者不能跂及其中氣多春歸時節自清和衝又一章曰春入渭陽花曉霧弄滄波載與俱歸又若何此又有進用賢材之意關治體也今上皇帝以英睿之資宸文聖作渙然超卓方居王邸時從太上皇帝視師江左經由京口題詩金山曰屹然天立枕中流彈壓東南二百州狂虜來臨頃破膽何勞平地戰貔貅辭壯而旨深已包不戰而屈人兵之意矣今上皇帝躬受內禪踐阼以來未嘗一日暫忘中興之圖每形於詩辭如新秋雨過述懷有曰平生雄武心覽鏡朱顏在豈惜常憂勤規恢

須廣大如春晴有感曰春風歸草木曉日麗山河物  
滯欣逢泰時豐自此多神州應未遠當繼沛中歌觀  
此則規恢之志大矣如 幸祕閣宴群臣賜詩曰稽  
古右文慙斐德禮賢下士法前王欲臻至治觀熙洽  
更罄嘉猷爲贊襄俯和史浩丞相詩有曰誰歌元首  
明自得股肱喜又曰虚心欲受人忠言資逆耳朕瘖  
天下肥至樂無易此觀此則任賢聽諫虛已愛民之  
心切矣至如詠 德壽宮冷泉亭古風有曰孰云人  
力非自然千巖萬壑藏雲煙上有崢嶸倚空之翠壁  
下有潺湲漱玉之飛泉一堂虛敞臨佳沼密蔭交加  
森翠葆山頭草木四時芳閱盡歲寒常不老又曰日  
長惟趣超塵俗散步逍遙快心目山光水色無盡時

長將挹向杯中醪觀此則篤於奉 親盡天下之養  
者無不至矣如春賦曰浹土膏之流潤將勸功於九  
農碧草萋萋其帶露遊絲飄其曳空丹綠衆芳超遙兮  
春風春風兮歸來信吹萬之不同又曰碧實朱英穠  
苞艷葩榮於春者冬必悴枿於夏者秋必花擢喬松  
於歲寒出奇卉於天涯知深仁之被物曾何間四時  
與幽遐吾將觀登臺之熙熙包八荒而爲家穆然若  
東風之振槁灑然若膏雨之萌芽則生生之德無時  
不在又何美乎眩目之芳華觀此則所以贊天地化  
育一視而同仁者深矣真帝王之用心也  
當今 皇太子夙稟岐嶷之資篤日就月將之道方  
其處恭邸時在三王中閱經史習藝業爲最多每爲

詩篇辭語高妙巖肖時備員講讀官每講退則與同僚誅歎敬服不已今育德春宮之久諒製作深造顯靈之體但以在遠不可得而聞竊覩賡主上新秋雨過述懷詩有曰中興日月異王氣山河在萬物節昭回稽首王言大其辭如是其旨宏遠矣

漢高帝大風歌不事華藻而氣槩遠大真英主也至武帝秋風辭言固雄偉而終有感槩之語故其末年幾至於變魏武魏文父子橫槊賦詩雖適壯抑揚而乏帝王之度六朝以後人主言非不工而纖麗不逞無足言也

唐文皇既以武功平隋亂又以文德致太平於篇詠尤其所好如曰昔乘匹馬去今駟萬乘來辭氣壯偉固人所膾炙又嘗觀其過舊宅詩曰新豐停翠輦譙邑駐鳴笳一朝辭此去四海遂成家蓋其詩語與功烈真相副也

唐宣宗微時以武宗忌之遁跡爲僧一日遊方遇黃蘗禪師同行因觀瀑布黃蘗曰我詠此得一聯而下韻不接宣宗曰當爲續成之黃蘗云千巖萬壑不辭勞遠看方知出處高宣宗續云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其後宣宗竟踐位志先見於此詩矣然自宣宗以後接懿僖之時寓內遂不靖則作波濤之語豈非識耶

岐陽石鼓文前世未傳至唐始盛稱而韋應物韓退之皆爲歌詩以詠之應物歌其略曰周人大獵兮岐

之陽刻石表功兮煒煌煌石如鼓形數止十風雨缺  
訛苔蘚滋端透地兮相糾錯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  
退之歌其略曰周綱陵遲四海沸宣王憤起揮天戈  
大開明堂受朝賀諸侯劔佩鳴相磨蒐于岐陽騁雄  
俊萬里禽獸皆遮羅鷦功勒成告萬世鑿石作鼓隳  
嵯峨以應物之歌考之直以爲宣王之鼓也歐永叔  
集古錄疑其唐以前不傳又疑漢魏以後凡碑大書  
深刻者多已磨滅而此又遠數百年文細刻淺豈得  
尚存然以余論之古物埋沒不見於世者多矣陵谷  
遷變此鼓或埋於土中或淪於水濱或隱蔽於幽僻  
之地至唐始見於世物雖古而風日雨雪所侵未久  
模打者亦未多故缺訛尚寡不可知也而歐公又云

退之好古不妄又其字畫亦非史籀不能作也然則  
寶此豈不賢於翫他石刻哉

杜少陵子美詩多紀當時事皆有據依古號詩史頃  
見蔡條西清詩話云唐史載王珪母盧氏嘗謂其子  
汝必貴但未見汝與游者珪一日引房元齡杜如晦  
過之母曰汝貴無疑及質之少陵送重表姪王珣詩  
曰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則珪母杜氏非盧氏也  
又曰爾祖未顯時歸爲尚書婦隋朝大業末房杜俱  
交友長者來在門荒年自餬口家貧無供給客位但  
箕箒俄頃羞頗珍寂寥人散後入恠鬚髮空吁嗟爲  
之父自陳剪髮鬢驚市充杯酒上下天下亂宜與英  
俊厚向竊窺數公經綸亦俱有次問最少年虬髯十



八九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下云風雲合龍虎一吟吼願展丈夫雄得辭兒女醜秦王時在坐真氣驚戶牖及乎正觀初尚書踐台斗夫人常肩輿上殿稱萬壽六宮師柔順法則化妃后至尊均嫂叔盛事垂不朽其詩詳諦如此而史謬誤之甚今以余考之云然其詩曰爾祖未顯時歸為尚書婦又曰及乎正觀初尚書踐台斗尚書者蓋指珪也為尚書婦者迺為珪妻也然則少陵所稱杜氏實珪之妻而史所稱迺珪之母也兩事自不同想以其詩中有剪髮髮充杯酒事與陶侃母同故亦以為珪母也余又以唐史珪傳考之珪母迺李氏亦非盧氏也然則西清詩話非獨不詳考事實又併姓氏亦誤也嗚呼以珪之賢上

稟訓於賢母下得助於賢妻宜其為一代宗臣也少陵詩非特紀事至於都邑所出土地所生物之有無貴賤亦時見於吟詠如云急須相就飲一斗恰有青銅三百錢丁晉公謂以是知唐之酒價也建炎已酉歲車駕駐蹕建康毗陵錢申仲紳赴召命僕亦以事至彼與之同邸申仲以能詩自負嘗作詩話甚詳余偶用其剪紙刀渠頗靳之且曰此刀唯吾鄉所造者頗佳他處不及也余戲之曰仙鄉剪刀雖佳然不及太原者也錢曰太原唯出銅器未聞出剪刀也余曰君深於詩而不知此耶子美詩云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吳松半江水吾豈妄言哉錢大笑因而定交世謂六一居士歐陽永叔不好杜少陵詩觀六一詩

話載陳從易舍人初得杜集舊本多脫誤其送蔡都尉詩云身輕一鳥其下脫一字陳公與數客各用一字補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其後得善本乃身輕一鳥過陳嘆服以爲雖一字諸君不能到也又曰唐之晚年無復李杜豪放之格但務以精意相高而已又集古目錄曰秦嶧山碑非真杜甫直謂棗木傳刻爾杜有李潮八分小篆歌云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故也六一於杜詩旣稱其雖一字人不能到又稱其格之豪放又取以證碑刻之真偽詎可謂六一不好之乎後人之言未可信也

江南五月梅熟時霖雨連旬謂之黃梅雨然少陵曰南京西浦道四月熟黃梅湛湛長江去冥冥細雨來

蓋唐人以成都爲南京則蜀中梅雨乃在四月也及讀柳子厚詩曰梅實迎時雨蒼茫值晚春愁深楚猿夜夢斷越雞晨海霧連南極江雲暗北津素衣今盡化非爲帝京塵此子厚在嶺外詩則南粵梅雨又在春末是知梅雨時候所至早晚不同

杜子美遊龍門奉先寺詩曰天闕象緯逼雲卧衣裳冷此寺在洛陽之龍門按韋述東都記龍門號雙闕以與大內對屹若天闕然此詩天闕指龍門也後人謂其屬對不切改爲天闕王介甫改爲天闕蔡興宗又謂世傳古本作天闕引莊子用管闕天爲證以余觀之皆臆說也且天闕象緯逼雲卧衣裳冷迺此寺中即事耳以彼天闕之高則勢逼象緯以我雲卧之

幽則冷侵衣裳語自混成何必屑屑較瑣碎失大體哉

澄江朱正民舉直嘗云少陵今夕行措意不苟其語云今夕何夕歲云徂則言歲除夜也而長燭明不可孤則言夜永人多守歲不寐當有以自遣也咸陽客舍一事無則言旅中少況且無幹也相與博塞爲歡娛則言爲此猶賢乎已也蓋謂窮冬佳節旅中永夕無事方可爲此自遣耳他時不可也則正民觀少陵詩亦不苟矣正民乃余先太夫人族弟沈晦元用榜登科其人簡率而議論有直氣爲庶德軍教授含山縣令而卒惜哉

白樂天有新製綾襖詩曰水波文襖造新成綾軟綿

勻溫復輕百姓多寒無可救一身獨煖亦何情卒章曰爭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城可謂有善推其所爲之心矣又觀新製布裘詩曰桂布白似雪吳綿軟於雲布重綿且厚爲裘有餘溫誰知嚴冬月支體暖如春中夕忽有念撫裘起逡巡丈夫貴兼濟豈獨善一身安得萬里裘蓋裘周四垠臆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後詩正與杜子美茅屋爲秋風所破歌曰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觀樂天前詩則與楚人亡弓楚人得之相類觀樂天後詩及子美詩可與人亡弓人得之其意同也

東坡先生學術文章忠言直節不特士大夫所欽仰

而累朝聖主寵遇皆厚 仁宗朝登進士科復應制科擢居異等 英宗朝自鳳翔簽判滿任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限以近例且召試祕閣 上曰未知其能否故試之如軾豈不能耶宰相猶難之及試又入優等遂直史館 神宗朝以議變更科舉法上得其議喜之遂欲進用以與王安石論新法不合補外王黨李定之徒媒孽寢潤不止遂坐詩文有譏諷赴詔獄欲寘之死賴 上獨庇之得出止責置齊安方其坐獄時宰相有譖於 上曰軾有不臣意上改容曰軾雖有罪不應至此時相舉軾檜詩云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蟄龍知 陛下飛龍在天軾以爲知己而求地下蟄龍非不臣而何 上曰

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彼自詠檜何預朕事時相語塞又 上一日與近臣論人林因曰軾方古人孰比近臣曰唐李白文才頗同 上曰不然白有軾之木無軾之學 上累有意復用而言者力沮之 上一日特出手札曰蘇軾黜居思欲閱歲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因量移臨汝 哲宗朝起知登州召爲南宮舍人不數月遷西掖遂登翰苑紹聖以後熙豐諸臣當國元祐諸臣例遷謫崇觀間蔡京蔡卞等用事拘以黨籍禁其文辭墨跡而毀之政和間忽弛其禁求軾墨跡甚銳人莫知其由或傳 徽宗皇帝寶錄官龔蓬常親臨之一日啓龔其主醮道流拜章伏地久之方起 上詰其故答曰適至上帝所值奎宿奏

事良久方畢始能達其章故也。上歎訝之問曰奎宿何神爲之所奏何事對曰所奏不可得知然爲此宿者迺本朝之臣蘇軾也。上大驚不惟弛其禁且欲翫其文辭墨跡一時士大夫從風而靡。光堯太上皇帝朝盡復軾官職擢其孫符自小官尚書今上皇帝尤愛其文梁丞相叔子軋道初任掖垣兼講席一日內中宿直召對上因論文問曰近有趙夔等注軾詩甚詳卿見之否梁奏曰臣未之見。上曰朕有之命內侍取以示之至乾道末。上遂爲軾御製文集叙贊命有司與集同刊之因贈太師謚文忠又賜其曾孫嶠出身擢爲臺諫侍從嗚呼昔楊雄之文當時人忽之且欲覆瓿雄亦自謂後世復有揚

子雲當好之今東坡詩文迺蒙當代累朝神聖之主知遇如此使忌能之臣諸言不入且道流之語未必可信解注之士出於一時之意而當寧以軾之忠賢而確信之身後恩寵異常此誠堯舜之君樂取諸人以爲善而軾遂被此光榮不其偉哉

姑蘇楓橋寺唐張繼留詩曰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父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半夜鍾聲到客船六一居士詩話謂句則佳矣柰半夜非鳴鍾時然余昔官姑蘇每三鼓盡四鼓初即諸寺鍾皆鳴想自唐時已然也後觀于鵠詩云定知別後家中伴遙聽維山半夜鍾白樂天云新秋松影下半夜鍾聲後溫庭筠云悠然旅榜頻回首無復松窓半夜鍾則前人言之

不獨張繼也又皇甫冉秋夜宿嚴維宅云昔聞開元寺門向會稽峯君住東湖下清風繼舊蹤秋深臨水月夜半隔山鍾陳羽梓州與溫商夜別亦曰隔水悠悠午夜鍾然則豈詩人承襲用此語耶抑他處亦如姑蘇半夜鳴鍾耶

庚溪詩話卷上

庚溪詩話卷下

西郊野叟述

東坡謫居齊安時以文筆游戲三昧齊安樂籍中李宜者色藝不下他妓他妓因燕席中有得詩曲者宜以語訥不能有所請人皆咎之坡將移臨汝於飲餞處宜哀鳴力請坡半酣笑謂之曰東坡居士文名久何事無言及李宜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雖好不吟詩

王直方詩話載周知微明老作雙頭白蓮圖及寒食詩頗奇余靖康間在京師寓景德寺偶見一士大夫文編中載明老數詩皆妙其詠浮萍詩曰小靨浮青水拍隄隄邊草色更相宜一番穀雨晚晴後萬點楊

花春盡時解與曲池藏寶鑑不放新月妬娥眉恠來  
別岸波光闊知是漁郎艇子移又作邊帥上元遊宴  
口號一聯曰後車鶯燕春聲早前騎熊羆夜氣道又  
詠鴈曰暮天斜去空成字遠地頻來不寄書此皆佳  
句也餘詩不復可記然其人不遇而沒他詩文想有  
可取者亦不多見惜哉

蔡元長京既貴享用侈靡喜食鶉每預蓄養之烹殺  
過當一夕夢鶉數千百訴於前其一鶉居前致辭曰  
食君廩中粟作君羹中肉一羹數百命下著猶未足  
羹肉何足論生死猶轉轂勸君宜勿食禍福相倚伏  
觀此亦可為饕餮暴殄天物者之戒

蔡天任載乃天啓之弟也頗亦工詩晚年筆力窺陶

謝之藩籬無錫錢仲仲紳退居漆塘有園亭之勝一  
時知名士大夫如陳去非葛勝仲汪彥章孫仲益諸  
人皆為之賦詩唯天任詩語簡而意遠雲亭詩曰白  
雲何時來英英冠山椒西風莫吹去使我心搖搖通  
惠泉詩曰水行天地間萬派同一指胡為穿石來要  
洗巢由耳芳美亭詩曰高人不惜地自種無邊春莫  
隨流水去却汗世間塵遂初亭詩曰著亭傍林泉偶  
與初心期佳處時自領未應魚鳥知諸公服其韻勝  
也鄭毅夫澗詩云夜來過嶺忽聞雨今日滿溪俱是  
花語意清絕頃在澄江見外叔祖朱少魏良臣書快  
中錄一詩云坐見茅齋一葉秋小山叢桂鳥聲幽不  
知疊嶂夜來雨清曉石楠花亂流其下注云司馬

叔作近閱曾端伯慥所編詩選乃載於可正平詩中一首孰是然能狀霽後景物語不凡也

梅和勝執禮宣和初為給事中與時相王甫論事不合改禮部侍郎遂黜守蘄復落職責守滁王甫罷相復職知鎮江靖康初以翰林學士召其謝表有曰喜照壁問而見蝎乍離楓下而聞鐘蓋照壁喜見蝎此韓退之詩句也離楓下聞鐘事偶不記後數年因閱劉夢錫自武陵例召赴京詩曰雲雨湘江起卧龍武陵樵客躡仙蹤十年楚水楓林下今日乍聞長樂鐘蓋用夢錫詩語也和勝浦江人方未冠時家極貧而親老無以為養大雪中以詩謁邑宰云有令可干難閉戶無人堪訪懶移舟邑令延之令訓其子弟方應

舉未捷有詩自遣云天之未喪斯文也吾亦何為不豫哉後蔡薊榜登科終於戶部尚書死于靖康之難蔡攸既與王黼童貫興燕山之役攸父京以詩寄攸曰老懶身心不自由封書寄與淚橫流百年信誓當深念三伏征塗合少休目送旌旗如昨夢心存關塞起新愁緇衣堂下清風滿早早歸來醉一甌徽廟聞之命鄧珙索之京即錄以進呈上讀之徐曰好改作六月王師好少休也蓋時白溝報不捷故有是語觀京此語亦深知是役之非也何不早納忠於吾君而力止其子行及此始以詩諷何太晚也

昆陵薦福寺紅梅閣士大夫多留題惟程給事致道真嘗有詩其畧曰春風如醇酒著物物不知居然比



枝後迨此白日遲春風日浩蕩醉色回冰肌所恨培  
雪根向來歲寒枝差池弄芳晚坐令顏色移顏色固  
嫵媚清香無故時意新妙又存規戒不苟作也

葉少蘊夢得石林詩話以揚大年劉子儀喜唐彥謙

題漢高帝廟云耳聞明主提三尺眼見愚民盜一坏

語皆歇後如三尺律三尺喙皆可何獨劔乎又蘇子

瞻云買牛但自指三尺射鼠何勞挽六鈞亦與此同

病然余按漢高帝紀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又

韓安國傳高帝曰提三尺取天下者朕也皆無劔字

唯注曰三尺謂劔也出處既如此則詩家用其本語

何為不可又曰丁瞻用孔稚圭鳴蛙事如水底笙簧

蛙兩部山中奴好橘千頭已遣亂蛙成兩部更邀明

余已引此辨之于前

石林詩話而部註如王叔  
身比駁非庶切去三不用余  
已辨之于前

月作三人則兩部不知為何物今按孔珪傳珪不樂

世務門庭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或問之珪笑曰我以

此當兩部鼓吹然則嘗觀此傳者亦豈不知兩部為

何物哉若謂出處僻人少有知者則何待人之淺也

晉宋間沃洲山白道猷詩曰連峯數千里脩林帶平

津茅茨隱不見鷄鳴知有人後秦少游詩云菰蒲深

處疑無地忽有人家笑語聲僧道潛號參寥有云隔

林鬢鬢聞機杼知有人家在翠微其源乃出於道猷

而更加鍛鍊亦可謂善奪胎者也

詩詞中多用南雲晏元獻公寄遠詩曰一紙短書無

寄處數行征鴈入南雲紹興庚午歲余為臨安秋賦

考試官同舍有舉歐陽公長短句詞曰鴈過南雲行

人回淚眼因問曰南雲其義安在余荅曰嘗見江總詩云心逐南雲去身隨北鴈來故園籬下菊今日幾花開恐出於此耳

昔人臨岐執別回首引望戀戀不忍遽去而形於詩者如王摩詰云車徒望不見時見起行塵歐陽詹云高城已不見况復城中人東坡與其弟子由別云登高回首坡隴隔時見烏帽出復沒或紀行人已遠而故人不復可見語雖不同其惜別之意則同也

昌黎韓退之和裴晉公詩云秋臺風日迥正好看前山後東坡和陶詩云前山正可數後騎且莫驅此語雖不同而寄情物外夷曠優游之意則同也  
王摩詰漢江臨汎詩曰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六

一居士平山堂長短句云平山欄檻倚晴空山色有無中豈用摩詰語耶然詩人意所到而語偶相同者亦多矣其後東坡作長短句日記取醉翁語山色有無中則專以爲六一語也

武陵桃源秦人避世於此至東晉始聞於人間陶淵明作記且爲之詩詳矣其後作者相繼如王摩詰韓退之劉禹錫本朝王介甫皆有歌詩爭出新意各相雄長而近時汪彥章藻一篇思深語妙又得諸人所未道者其詩曰祖龍門外神傳壁方士猶言仙可得東行欲與羨門親咫尺蓬萊滄海隔那知平地有青春只屬尋常避世人關中日月空萬古花下山川長一中原別後無消息聞說胡塵因感昔誰教晉鼎

判東西却媿秦城限南北人間萬事愈堪憐此地當時亦偶然何事區區漢天子種桃辛苦望長年吳門蠡口瀕太湖乃范蠡自此乘扁舟泛五湖也鄭毅夫無有詩曰千重越甲夜成圍戰罷君王醉不知若論破吳功第一黃金只合鑄西施嚴子陵釣臺屹立于桐江之濱往來題詠者極多前賢所作人皆膾炙久矣不可盡載頃見一絕不知名氏云范蠡忘名載西子介推逃跡累山樊先生政爾無多事聊把漁竿坐水村又見閩人陳政一貫道題一絕云足加帝腹似癡頑詎肯折腰求好官明主莫將臣子待故人只作友朋看又皆自出新意也魏野仲先在

章聖朝隱居陝府東郊召之不至王文正公旦寇忠愍公準皆與之相好其詩句傳於人多矣其詠啄本鳥詩云千林蠹如盡一腹餒何妨司馬溫公頗稱之然又有一聯云莫因饑不足翻愛蠹偏多其言有規戒矣至斷句云勤勤詠還屬無損好枝柯蓋仁人之言也世之貪進因媒孽他人以售已而傷及善類者聞之亦少媿矣仲先又有竹杯校詩云吉凶終在我翻覆謾勞君尤有所箴也又秋夕懷人詩云空看新鴈字不得故人書亦為佳句潘子賤待制良貴以清德直節退居鄉間近二十年所居弊屋數間畧無生事然自得其樂平昔無所好談禪之外亦喜為詩巖肖之先君光祿靖康間

京城守禦司屬官嘗以守禦策獻之朝而議者沮之  
京城失守督將士與虜戰遂以身殉國及歸葬日公  
爲挽詩曰醜虜登城日中華將士奔人皆趨北闕君  
獨死南門祕計無人用英聲有史存秋原悲淚落桂  
酒與招魂巖肖每一讀之痛貫心膂時爲挽詩者數  
十人唯公詩事核而言簡也又一日從容侍公坐公  
出所作詩文一帙相示今唯記其詠梅詩一聯云九  
畹蕙蘭爲上客千山桃李盡庸人句意清高多類此  
其他不能盡記也

唐儲光羲詩曰翰林有客卿獨負蒼生憂中夜起躑  
躅思欲獻厥謀君門峻且深踈足空夷猶又陶翰詩  
曰駿馬黃金勒彫弓白羽箭射殺左賢王歸奏未央

殿欲言塞下事天子不召見東出咸陽門哀哀淚如  
霰此二詩一則文士居近列懷忠而不獲吐一則武  
將任邊瑣有功而不得伸觀此則上之人不可不屬  
通臣下之情也

唐明皇初好賢樂士殊有帝王之志遂致開元之治  
及其晚節信讒好佞遽改初志遂致天寶之亂初李  
適之用爲左相一日遂以李林甫之譖罷其政事適  
之杜門無以自遣詠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  
爲問門前客今朝誰復來林甫益譖之遂累貶宜春  
太守復因御史過宜春恐之使仰藥自殺則明皇之  
信讒一至於此又如薛令之爲東宮侍讀別無吏職  
而俸廩甚薄戲題其壁曰朝日上團團照見先生盤

盤中無所有首荷長闌干飮澁匙難縮羹稀箸易寬  
只可謀朝夕何由度歲寒上幸東宮見之索筆續之  
曰啄木觜距長鳳凰毛羽短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  
暖令之懼而謝病歸遂不復用然尚可諉曰言有缺  
望也又如孟浩然因王維私邀至內直俄而上至浩  
然匿之上詢知其實因曰朕聞其人而未見也何懼  
而匿詔使出問其近所作詩浩然再拜自誦歲暮歸  
山詩曰北闕休上書南山歸弊廬不才明主棄多病  
故人踈上怒曰卿不求仕朕何嘗棄卿柰何誣我遂  
放還不復見錄則明皇之褊而不容本無人君之量  
然則開元之初亦矯情強勉而為之者也  
古今以體物語形於詩句或以人事喻物或以物喻

許了卯不能望柳。用何  
待言坐舉此二詩論。則  
柳句有奇新之味。不似許  
之渾成。至若按語尤為  
僻體。不可以析州東坡為  
付何。愈宜於格念。十餘。和學。未  
有不善。

人事如唐許渾題佳處士幽居云荆樹有花兄弟樂  
橋林無實子孫忙語亦工矣及觀柳子厚過廬少府  
郊居云蒔藥閑庭延國老開罇虛室值賢人則語尤  
自在而意勝至東坡因章質夫以書送酒六壺書至  
而酒不至坡荅以詩云豈意青州六從事化為烏有  
一先生則上下意相關而語益奇矣

宋景文有詩曰捫虱須逢英俊主釣鼈豈在牛蹄灣  
以小物與大為對而語壯氣勁可嘉也而東坡一聯  
曰聞說騎鯨游汗漫亦嘗捫虱話悲辛則律切而語  
益奇矣

前人詠落花世傳二宋兄弟元憲公碑序景文公碑  
詩為公元憲詩云漢臯珮冷臨江失金谷樓危到地

香景文詩云將飛更作迴風舞。已落猶成半面粧。佳矣而余襄公靖道詩亦工云金谷已空新步障。馬嵬徒見舊香囊。不減二宋也。而景文公又有五言殘花詩一聯云香歸蜜房盡紅入燕泥乾。雖不用事亦自是佳句。

元祐間東坡與曾子開肇同居兩省扈從

車駕赴宣光殿子開有詩其畧曰鼎湖弓劍僊游遠渭水衣冠輦路新。又云階除翠色迷宮草殿閣清陰老禁槐詩語亦佳。較兩和其斷句辛字韻皆工云輦路歸來聞好語共驚堯顙類高辛。又云最後數篇君莫厭禱殘椒桂有餘辛。按楚辭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維紉夫蕙蘭蓋

以椒桂蕙蘭皆草木之香者喻賢人也。詩人押嶮韻冥搜至此可謂工矣。而西清詩話遂改其句云讀罷君詩何所似搗殘椒桂有餘辛。以謂坡譏唱首多辣氣此何理也。坡爲人慷慨疾惡亦時見於詩。有古人規諷體然亦詎肯效閭閻以鄙語相詈哉。恐誤後人心術不得不辯。

六一居士詩話載梅聖俞賦河豚魚詩云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河豚於此時貴不數魚鰕此魚常出於春暮食柳絮而肥南人多與荻牙爲羹最美知詩者謂祇破題兩句已道盡河豚好處然余嘗寓居江陰及毘陵見江陰每膾盡春初已食之毘陵則二月初方食其後官於秣陵則三月間方有之蓋此魚由

海而上近海處先得之魚至江左則春已暮矣江陰  
毘陵無荻芽秣陵等處則以荻芽芰之然則聖俞所  
詠迺江左河豚魚也聖俞詩多古淡而此詩特雄贍  
故尤爲人稱美如曰忿腹若封豕怒目猶吳蛙烹魚  
苟失所入喉爲鑊錙又曰退之來潮陽始憚餐籠蛇  
子厚居柳州而甘食蝦蟇二物雖可憎性命無舛差  
斯味曾不比中藏禍無涯甚美惡亦稱此言誠可嘉  
真佳作也

吳中每暑月則東南風數日甚者至踰旬而止吳人

名之曰舶越風

越音教

云海外舶船禱于神而得之

乘此風到江浙間也東坡吳中詩曰三旬已過黃梅  
雨萬里初來舶越風余官吳門庚午歲夏六月既望

之三日風作踰旬而止暑氣頓減余因作賦以廣之  
其畧曰度華廈而既爽入窮閭而亦清無雌雄之或  
異信造物之均平蓋彌旬而後止失六月之炎蒸又  
曰彼蠻檣與海檝得乘時伺便而至耳謂區區專意  
於此曹則亦豈天壤之至理蓋欲脫吾民於焦灼竊  
意造物其專在是也卽其後往來吳中不常至丙子  
歲余罷尚書郎寓居無錫至六月晦前三日此風作  
凡七日而止按坡詩謂梅雨已過此風初來則當在  
五月或六月初而余兩見之乃在六月望後與六月  
晦前或曰節氣有早晚也然庚午歲梅雨過兩旬而  
風來丙子歲梅雨過一月始來得非此風早晚本無  
定東坡亦據當時所見而言耶

自是宋人乃稱碑而作  
若唐人說碑者亦以碑  
為碑之始持碑石不為  
為碑之始持碑石不為

元祐間有旨修上清儲祥宮成命翰林學士蘇軾  
作碑紀其事坡叙事既得體且取道家所言與吾儒  
合者記之大有補於治道紹聖元符間黨禁興遂毀  
其碑命翰林學士蔡京別為之京之文類三舍舉子  
經義程文耳正如唐時仆韓退之平淮西碑命段文  
昌改作後人有詩曰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  
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余於儲祥  
宮碑亦云後見韓無咎元吉云是江予我詩  
本朝詩人與唐世相亢其所得各不同而俱自有妙  
處不必相蹈襲也至山谷之詩清新奇峭頗造前人  
未嘗道處自為一家此其妙也至古體詩不拘聲律  
間有歇後語亦清新奇峭之極也然近時學其詩者

或未得其妙處每有所作必使聲韻初挾詞語艱澁  
曰江西格也此何為哉呂居仁作江西詩社宗派圖  
以山谷為祖宜其規行矩步必踵其跡今觀東萊詩  
多渾厚平夷時出雄偉不見斧鑿痕社中如謝無逸  
之徒亦然正如魯國男子善學柳下惠者也

陳亞少卿有惜竹詩曰出檻亦不剪從教長舊叢年  
年到朱夏葉葉是清風其兼收並蓄使物各效其用  
則此詩深可尚也余比因洗竹戲用其韻曰直幹解  
新籜低枝蔽舊叢蔓繁留嫩綠引月更添風其去冗  
除繁使物無所壅蔽則余詩亦自有味也

錢塘吳山有美堂迺

仁宗朝梅摯公儀出守杭上賜之詩有曰地有吳



山美東南第一州梅以 上詩語名堂士大夫留題  
甚衆東坡倅杭因令筆吏盡錄之而未著其姓名默  
定詩之高下遂以賈收耘老詩爲冠其詩曰自刊宸  
畫入雲端神物應須護翠巒吳越不藏千里色斗牛  
常占一天寒四簷望盡回頭懶萬象搜來下筆難誰  
信靜中踈拙意畧無蹤跡到波瀾坡因此與耘老游  
從王荆公介甫辭相位退居金陵日遊鍾山脫去世  
故平生不以勢利爲務當時少有及之者然其詩曰  
穰侯老擅關中事長恐諸侯客子來我亦暮年專一  
壑每逢車馬便驚猜既以丘壑存心則外物去來任  
之可也何驚猜之有是知此老胸中尚帶芥也如陶  
淵明則不然曰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

爾心遠地自偏然則寄心於遠則雖在人境而車馬  
亦不能喧之心有帶芥則雖擅一壑而逢車馬亦不  
免驚猜也

衆禽中唯鶴標致高逸其次鷺亦閑野不俗又皆嘗  
見於六經如鳴鶴在陰其子和之鶴鳴于九皋聲聞  
于天振鷺于飛于彼西雍易與詩嘗取之矣後之人  
形於賦詠者不少而規規然祇及羽毛飛鳴之間如  
詠鶴云低頭乍恐丹砂落曬翅常疑白雪銷此白樂  
天詩丹頂西施頰霜毛四皓鬚此杜牧之詩此皆格  
卑無遠韻也至於鮑明遠鶴賦云鍾浮曠之藻思抱  
清迥之明心杜子美云老鶴萬里心李太白畫鶴贊  
云長唳風宵寂立霜曉劉禹錫云徐引竹間步遠含

雲外情此乃奇語也如詠鷺云拂日疑星落凌風似  
雪飛此李文饒詩立當青草人先見行近白蓮魚未  
知此雍陶詩亦格卑無遠韻也至於杜牧之晚晴賦  
云忽八九之紅菱如婦如如墮藥黥顏似見放棄白  
鷺潛來邈風標之公子窺此美人如如慕悅其容媚  
雖語近於纖艷然亦善比興者至於許渾云雲漢知  
心遠林塘覺思孤僧惠崇云曝翎沙日暖引步島風  
清照水千尋迥樓煙一點明此乃奇語也  
韓退之聯句云遙岑出寸碧遠目增雙明固為佳句  
後見謝無逸云忽逢隔水一山碧不覺舉頭雙眼明  
若敷衍退之語然句意清快亦自可喜也  
蔡天啓肇嘗從王介甫游一日語及廬仝月蝕詩辭

語奇峻介甫曰人少有誦得者天啓立誦之不遺一  
字一日又與介甫同泛舟適見群鳧數百掠舟而過  
介甫戲曰子能數之乎天啓一閱即得其數因遣人  
詢之放畜者其數不差可謂機警也天啓紹聖元符  
間為中書舍人坐嘗與元祐諸公游遂遭斥不復用  
嘗守睦州到任謝表有曰城譙閑寂一葉落而知秋  
島嶼縈迴二水合而成字復有詩曰墨嶂巧分丁字  
水臘梅遲見二年花人謂能狀相廬郡景物也  
唐以前僧寺中或僧有疾病者未有安養之所唐末  
一山寺有僧卧病久因自題其戶曰枕有思鄉淚門  
無問疾人塵埋林下履風動架頭巾適有部使者經  
從過寺中見其題因詢其詳惻然憐之遂歸墳瘞瘞

治之其後部使者貴顯因言於朝遂令天下寺院置  
延壽寮專安養病僧也

江南李泰伯嘗著書非孟子名曰常語時有一士人  
頗滑稽而饜餐聞有饋李以酒者欲以計求之因錄  
所業詩數篇投之其首章乃非孟詩也詩曰焚廩猶  
階事可嗤孟軻深信不知非嶽翁方且為天子女婿  
如何弟殺之言雖鄙俚然頗合李之意李喜甚留飲  
連日酒盡方去他日士人又聞有饋李以酒者復著  
論一篇名曰疑孟以投之李讀畢論之曰前此酒本  
擬留作數日計君至一飲遽盡旬餘殊索寞也公之  
論固佳然此酒不可復得也士人遂缺望後巡而退  
傳者以為笑

若尔集傳例百注云  
此六注者

京師景德寺東廊三學院壁間題曰明月斜秋風冷  
今夜故人來不來教人立盡梧桐影皆傳呂先生洞  
賓所題也

閩中一士人姓楊家貧而事親孝忽七月七日一道  
人自稱姓回至其家久之因取囊中藥點化一小石  
為金贈之曰助爾甘旨之費楊力辭曰不願得此祇  
欲求一詩為陋室之光道人因用朱題於壁間曰楊  
君真慤士孝行動穿壤上帝憐其勤七夕遣回往須  
臾藥頑石助子為孝養子既不我受吾亦不汝強風  
埃難久留願子志勿爽行看首鼠紀青雲如返掌後  
不知其所終

靖康間遊京師天清寺於僧房壁間得一絕云空餘

綠綺琴懶把新聲寫不見臨邛人誰是知音者不題名氏想有感而題之也

盧贊元襄宣和末靖康間爲吏部侍郎詩篇極多向嘗得其數十篇皆清拔可喜後因兵火失之尚記其贈鼓琴者曰試將鍾子山水意一洗退之冰炭腸恨失其全篇

紹興初余之官建康艤舟漂陽郵亭見壁間題云十年棄微官歸來事却掃扁舟訪安期要覓如瓜棗不知膏梁珍惡食詩自好田園苦無多生理但草草濁酒時一樽孤斟從醉倒然不著名氏不知何人所作觀其言淡而旨遠決非泯沒名利而不知返者也昔年過邵伯埭登斗野亭見梁間題曰地勢如披掌

天形似覆盤三星羅戶牖北斗掛闌干晚色芙蓉靜秋香穉稷寒更無山礙眼剩覺水雲寬此劉燾無言詩此詩蓋盡得斗野之景物也

王梵志詩曰倖門如鼠穴也須留一箇若還都塞了好處却穿破此言近乎曹相國所謂以獄市爲寄也何晉之大圭廣德人早年有俊聲宣政間爲館職但其人拓弛不羈不能自重仕宦晚亦不偶其誅殊有可喜者常記其一詩曰茅屋松牕小隱家茶煙漠漠水斜斜簷間乳燕未成語庭下石榴爭放花賴有詩書銷白日倦隨車馬走黃沙林泉舊約好徑去風雨滿江垂釣車又嘗記其一聯云蜂垂倒世界蚊聚小雷霆又嘗爲姓韓貴人作樂語乃以唐吏部漢將軍

為對亦有巧思

昔過陽羨艤舟溪寺臨溪一亭壁間題曰碧雲亭上  
碧雲飛竟日迴環面翠微梅萼破香知臘盡柳梢含  
綠認春歸風前古澗琴三疊雪後群峯玉一圍遙想  
上人清太甚水精宮裏說禪機碧雲亭未知在何地  
詩亦未知何人作見其詞意清絕因筆之

濠梁許伯楊庭為柳詞五章寄意於古而詞語清新  
其一曰不見昭陽宮內柳黃金齊撚輕柔東君昨夜  
到皇州玉階金井無處不風流悵望翠華春欲暮六  
宮都鎖春愁暖風吹動繡簾鈎飛花委地時轉玉香  
毳其二曰不見隋河堤上柳綠陰流水依依龍舟東  
下疾於飛千條萬葉濃翠染旌旗記得當年春去也

錦帆不見西歸故拋輕絮點人衣如將亡國恨說與  
路人知其三曰不見陶家門外柳柴扉一徑遙通閉  
門終日掩清風感君高節綠蔭向人濃籬落簫疎雞  
犬靜日長飛絮濛濛先生一醉萬緣空經時高卧不  
到翠陰中其四曰不見都門亭畔柳春來綠盡長條  
柳邊行色馬蕭蕭一枝折贈相見又何朝酒盡曲終  
人去也風前亦自無聊祗應於我恨偏饒東君特地  
付與沈郎腰其五曰不見灞陵原上柳往來過盡蹄  
輪朝離南楚暮西秦不成名利贏得鬢毛新莫恠枝  
條憔悴損一生唯苦征塵兩三煙樹倚孤村夕陽影  
裏愁殺宦游人以樂府臨江僊按之可歌也  
宣政間修西京洛陽大內掘地得一碑隸書小詞一

闕各後庭宴其詞曰千里故鄉十年華屋亂魂飛過  
屏山簇眼重眉褪不勝春菱花知我銷香玉雙雙燕  
子歸來應解笑人幽獨斷歌零舞遺恨清江曲萬樹  
綠低迷一庭紅撲蕪余見此碑墨本於李丙仲南家  
仲南云得之張魏公姪椿處也

吳興陸蒙老元光嘗爲常之晉陵宰頗喜作詩時州  
幕官有好讒謗同列者一日同會忽聞蟬聲幕官謂  
陸曰君既能詩可誄此也陸辭之不可因即席爲之  
曰綠陰深處汝行藏風露從來是稻梁莫倚高枝縱  
繁響也宜回首顧螳螂因以是譏之其人媿而少戢  
周少隱紫芝蚤年嘗學爲詩於一士大夫姓劉者嘗  
傳劉君路中遇雪詩曰四野同雲漫不收停驂一望

思悠悠乍踈還密如人事易聚難消似客愁倍費橐  
金歸酒酸苦添風色上征裘驛亭今夕定無寐浙瀝  
寒聲未肯休

舊傳有太守因早祈雨於龍潭得小雨而未甚應因  
作一絕云祈雨精誠尚未通浮雲開闔有無中潭龍  
恐我羞歸去畧灑些些表不空因寫投此詩潭中繼  
即大雨隨足

兵部侍郎劉朝美儀鳳蜀之普州人性酷嗜書喜傳  
錄初以禮部郎兼攝祕書少監後即真元祕府書籍  
傳寫殆遍如國史之類又置副本親自校酬至杜門  
絕交遷兵侍猶傳寫不已張持國之綱名爲副端言其  
書癖至曠廢職事以是罷歸蜀蜀人關壽卿嘗爲

著作佐郎以詩餞行曰公議久不作世無公是非祗  
因翻故紙不覺蹈危機東壁夢初斷西山蕨正肥十  
年成底事贏得載書歸

林懿成季仲嘗為太常少卿永嘉人頗喜為詩嘗與  
會稽虞仲琳少崔相好虞頗通性理之學林以詩送  
其行曰男兒何苦弊群書學到根原物物無曾子當  
年多一唯顏淵終日只如愚水流萬折心無競即落  
千山影自孤執手沙頭休話別與君元不隔江湖又  
嘗為婺守題赤松山黃初平祠云路轉溪回草木香  
有人荷笠山之陽定知我是金華守笑追牧民如牧  
羊又云羽仗霓旌去不還空餘水落人間至今山  
下無枯旱便是田家九轉丹詩語佳而意新也

嘗見蘭溪范茂安許云嚴陵一士人忘其姓名能詩  
好為大言而間有可取者如詠林影曰日月明方見  
乾坤暗即收又詠扇曰大柄如歸手蚊蚋莫浪飛言  
皆類此不能盡記也

陳桷待制紹興中嘗從諸大將為謀議官頗好修養  
之方且自以為得道嘗題其所居曰神仙多是大羅  
客我比大羅超一格有輕薄續其後曰行滿三千我  
四千功成八百我九百

靖康之變中原為虜竊據當時文人勝士陷於彼者  
不少紹興庚申辛酉河南關陝之地暫復有自關中  
驛舍壁間得詩二絕云鼙鼓轟轟聲徹天中原廬井  
半蕭然鶯花不管興亡事粧點春光似昔年又云渭

平沙淺鴈來棲渭漲沙移鴈不歸江海一身多少事  
清風明月我露衣

方靖康之變燕人有隨虜過相州因謁韓魏公祠堂  
題詩祠中一聯云有客能吟丞相柝無人敢伐召公  
棠魏公勲德之重而外夷亦知景慕如此也

紹興間陳侍郎相之往使虜至燕山驛壁間得一詞  
云書劔憶游梁當時事底處不堪傷念蘭城嫩漪向  
吳南浦杏花微雨窺宋東墻禁城外燕隨青步障絲  
惹紫遊韉曲水古今禁煙前後綠楊樓閣芳草池塘  
回首斷人腸流年去如電雙鬢如霜欲道當年遺恨  
頻近清觴聽出塞琵琶風沙浙瀝寄書鴻鴈煙月微  
茫不似海門潮信猶到潯陽然不著名氏必中原上

大夫淪異域者所作也以樂府流子按之可歌也  
陳簡齋去非詩名夙著而其弟詩亦可喜見張林  
甫舉其夏日晚望一聯云前山猶細雨高樹已斜陽  
恨不見其全篇

夢筆驛迺江淹舊居姚宏令聲一絕可警後學者詩  
云一宵短夢驚流俗千里高名掛里間遂使晚生矜  
此意癡眠不讀一行書

所至驛舍旅邸留題壁間亦多有可取者見李仲南  
丙言臨安旅邸壁間一絕云太一峯前是我家蒲牀  
書籍舊生涯春城戀酒不歸去老却碧桃無限花又  
言建州崇安分水驛壁一絕云江南三月已聞蟬麥  
熟梅黃繭作綿料得故園煙雨裏輕寒猶作勒花天



又呂叔潛大虬言鎮江丹陽王乳泉壁間一絕云騎  
馬出門三月暮楊花無柰雪漫天客情最苦夜難度  
宿處先尋無杜鵑三詩皆可喜然皆不著名氏也  
康待制執權奉祠寓居永嘉籍妓中有姓山者頗慧  
麗康時命之侑樽俎一日妓之父以事繫縣中當坐  
罪倡泣涕歷求救於士大夫康憫之戲爲一絕云昔  
日緹縈亦如許盡道生男不如女河陽滿縣皆春風  
忍使梨花偏帶雨明日倡詣縣投狀乞代父罪且連  
此詩於狀前邑宰一見遂笑而釋之

庚溪詩話下

